

春 蠶

李月侶女士著

濃濃的細雨，不絕的下着，呼呼的寒風，儘量的吹着；這一片的苦雨淒風，把整個的馬路裏，都充滿冷落和淒涼，令人見着無論誰都會感到一種難堪無聊的意念！

尤其是這時因為差不多將近半夜的時候了，白天門庭若市的許多店家，這時候都用那一扇扇黑沉沉的排門或者鐵柵關了起來，電燈的光明，於是也減去了一大半，路上行人，竟可以說沒有，即使有，也都是無聲無息地急急的走着，一忽兒就走過去了！存留着的，祇是鑽在車油布篷裏打盹的黃包車夫，和連頭頂都深埋在厚呢外衣的高領裏的幾個巡捕了！

一條條縱橫交錯的，冷冰冰的馬路的身上，泥水漚滑，較小的不考究的，竟有了許多的積水，那積水被高懸在上發出淡黃色的路燈光反映着，再被風所吹，於是時常發出魚鱗般的顫動！總之，所有的一切現象都已失却了平時光明活潑，和壯麗美麗的故態了！

但是——還有那E路和Y路的轉角處，却有一座中等高大的西式房屋，點綴在這房屋的裏裏外外連珠般的電燈，還拚命的在放出牠的光輝來；這光輝在這樣一個現象裏，自然份外的占有特別優勢力；而且如果路過其地的時候，還很可以聽得一陣陣美妙的音樂聲從裏面傳達出來；尤其是那隻梵華鈴的聲調，最尖銳，最清楚，好像妙齡姑娘的朗吟聲。即使那些因為急於逃避路中的寒冷而要緊回去享受溫和幸福的行人走過此地，也不免要爲之略一駐足，聽他一下，間或還有那歡笑叫喊夾着拍手的聲音放出來，

像遠隔海岸的居住者聽到的波濤聲一樣；如果我們不知其內容的究竟，那麼只要抬起頭來，一看那洋房上面用電燈扎成的『美的電影院』五個字，當然也就可以明白的了。

這樣過了大概還不滿半小時的光景，突然有男的女的少的，紛紛從那裏邊的兩扇門裏湧將出來。此時門外也跑上了許多的汽車，那喇叭嗚嗚地叫，似乎在報告他的主人『牠在那裏等：』而同時一般像餓虎搶食般的黃包車夫，也就一湧而上，如果當中沒有那階級的規矩在阻隔，這般車夫，竟很想用手拖他的主顧；於是斥罵聲，喚叫聲，和着還有批評聲，聲聲四起，鬧成一團，雜亂得把剛才那冰冷的空氣，一變而爲熱鬧。

不過在不久的以後也就過去了，所有的人都坐着車子去了，各種聲音，也統被載了去，同時那電燈光也逐漸的消滅，只有裏邊的幾盞，還在作